

妾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姐已賜周公。大  
古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  
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執乃出中庭，自取冷還

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傳曰：祭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至，驃騎  
將軍曹洪女，有色，祭於其，與焉。容照惟帳甚麗，專房

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嘔往，祭祭不哭，而神  
傷，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

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歲餘亦

亡。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兵交接所，交者一  
也。哭之感，慟路人，祭雖福隘，以燕去。倩曰：婦人德不

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燕去。倩曰：婦人德不  
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祭曰：仲尼稱有德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者，有言而荀祭減於是內

賈公問。元別傳曰：元父遠，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

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元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元，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

元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元華及賈謐，母並勿令

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政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

按傳，揚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慈  
懷，豈當縱其妬，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  
乎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太原郭氏錄曰季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

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

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將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妬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

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

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晉書

字德真南陽楮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

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囑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寤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

之以女妻壽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寤女即以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數世因

傳是  
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洽恬

###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  
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  
命者指綠珠也朱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

崇不然使者已出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  
又反崇竟不許

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史給後收石崇歐陽

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秀腹心

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

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

倫事泄收崇及親甚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

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此收者至曰  
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數曰奴輩利吾  
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  
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至不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

歸林曰潘石同州京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潘金

谷詩集序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瓛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今作坑坑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瓛琨善聞就愷宿

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

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縯晉紀曰琨與兄瓛俱知名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

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勞譙王遜子

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

曰焉知鉞刀不能一割乎汝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

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

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此

義敦遣從母弟魏文攻丞王廙使賊迎雖愨王家亦

之豐於車數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

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

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

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民女王廙別傳

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曰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

肅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

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距吾所以積年不告  
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  
禍耳無忌齧馬號拍刃而出以去已遠

應

王隱書

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

文才司徒何元歎曰所謂文質

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

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

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

得免

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

裒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

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

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叅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

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射更

望會稽便自遜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

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

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右軍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則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左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初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桓氏譜曰桓沖後娶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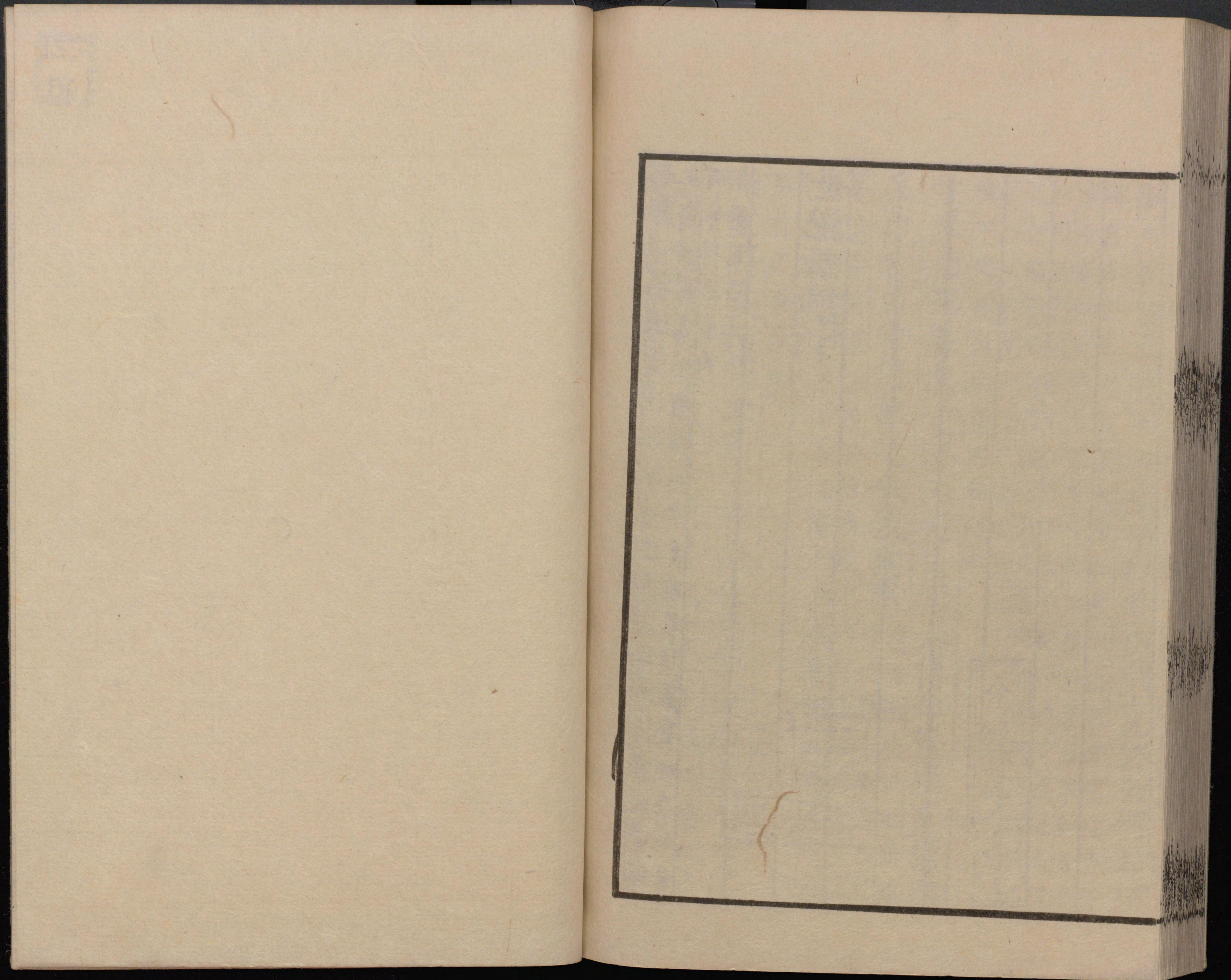
憂難七字姓晉共帝曰曰晴少爲玄所侮言論常鄙

相圖竟乃止

世說新語下



金澤文庫



155  
80

